

典
启
蒙
文
库

黄侃 经典文存

洪治纲 主 编



Huang Kan JingDian WenCun
JingDian QiMeng WenKu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C52/9

:3(4)

2008

黄侃

经典启蒙文库

经典文存

洪治纲 主编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侃经典文存/洪治纲主编. —上海: 上海大学出版社,
2008. 4

(经典启蒙文库)

ISBN 978-7-81118-239-2

I. 黄… II. 洪… III. 黄侃(1886~1935)-文集
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6090 号

责任编辑 范维明 封面设计 孙 敏 技术编辑 金 鑫

经典启蒙文库

黄侃经典文存

洪治纲 主编

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)

(<http://www.shangdapress.com> 发行热线 66135110)

出版人: 姚铁军

*

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 字数 251 千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6 100

ISBN 978-7-81118-239-2/·072 定价: 20.00 元

前言

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,黄侃(1886—1935)以其在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等方面的独特成就,以及在经学、文学、哲学等领域的颇深造诣,一直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,与章太炎、刘师培等并称为“国学大师”。早年,他曾积极投身民主革命,无奈政局纷乱,他遂转身而专治学术。治学上,他继承清代朴学家的传统,先扫语言文字之障碍,视“小学”非工具而为一门独立之学问,力求发掘其本身的由来与规律,并赋予语言文字学以新的学科概念。

1886年4月3日(夏历二月廿九日),黄侃出生于成都金玉街三道会馆。父亲云鹄,曾任清末四川盐茶道、按察使等职。祖籍湖北蕲春。黄侃幼承家学,颖悟过人,七岁时即作诗句“父为盐茶令,家存淡泊风”,颇得长辈嘉许。十三岁丧父,家境渐衰,遂刻苦求学。

1902年,黄侃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,与田桐、董必武、宋教仁等为同窗好友。他们议论时政,抨击当局,宣传民族革命思想,因此被学堂开除学籍。不久,黄侃以故人之子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,深得张的赏识,遂由张资助留学日本。

1906年,黄侃在东瀛加入中国同盟会,随后在《民报》上发表

《哀贫民》、《哀太平天国》等一系列文章,鼓吹革命。1907年,黄侃在《民报》第十八期上发表《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》一文,历数立宪党人“好名”、“竞利”等病状,揭露他们佯为立宪,“无非希冀权位,醉心利禄而已矣”。如此政治上的腐败,亦必导致国民道德之整体堕落。是年冬,黄侃正式师事章太炎,学习小学、经说,前后近三年时间。

1910年,黄侃回国赴鄂皖边区,筹组“孝义会”等,四处奔走演讲,将革命道理输给民众,显露出非凡的领袖气质,被人尊称为“黄十公子”。1911年7月,黄侃为《大江报》撰写《大乱者,救中国之妙药也》一文。不料一纸风行,清廷震惧,《大江报》被查封,社长詹大悲及主笔何海鸣被捕入狱,黄侃脱险后辗转上海。

辛亥革命后,黄侃仍不肯求仕宦,曾为赵秉钧所迫,一度出任秘书长。但刘师培组织筹安会,意欲让他加盟其中,遭他严词拒绝。1913年起,黄侃退出政治舞台,潜心研究学问。仅《广韵》一书,黄侃循环往复,无虑数十百遍,并综合清代顾炎武、江永、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孙至章太炎等人之说,运用大量文献材料,综合排比,定古声十九类,古韵二十八部之目,集乾嘉以来之大成。他把声、韵二者结合起来,形成了一个完整精密的上古声韵系统,这在汉语音韵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。它标志着清代三百年来古音学研究取得的最大成就,达到最高的阶段,为后学者指出了一条新路并提供了新的方法。钱玄同与黄侃同居于章太炎门下,亦精于声韵学,认为黄侃所定声类、韵类证据确凿,可为定论,遂不用章师所定古韵二十三部,而改从黄侃之说。

1914年,黄侃受北京大学之邀,讲授辞章学及中国文学史,讲义有《文心雕龙札记》、《诗品疏》、《咏怀诗补注》等。黄侃素性狂

傲，敝屣尊荣，从不趋炎附势，被视为北大“怪才”之一。他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文学门教授，两人“言小学不相中，至欲以刀杖相决”。黄侃治学勤奋，以愚自处，主张“为学务精”、“宏通严谨”。“遇小事，弁急不能忍咎刻，然其为学，严定日程，贯彻条理。所治经、史、小学诸书，皆反复数十过，精博熟习，能举其篇页行数，十九无差忒者。”他重视师承，但不墨守师说，常以“刻苦为人，殷勤传学”以自警。其时，黄侃虽为名声赫赫之学者，且身体虚弱，但仍致力学术而不倦，“惟以观天下书未遍，不得妄下雌黄”。北大期间，惟有一人，他坚持以礼相待，即经学大师刘师培也。

1919年秋，因与胡适等新派教授不和，黄侃先后转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、北京师范大学、东北大学等地。1928年南下任中央大学教授，开设说文、尔雅、诗经、文选、文心雕龙、训诂学、史汉、词选诸课。寓居金陵期间，黄侃筑室九华村，自号“量守居士”，取书斋名为“量守庐”，典出陶渊明诗：“量力守故辙，岂不寒与饥？知音苟不存，已矣何所悲。”所谓“量力守故辙”，亦即量力而守法度。黄侃为人虽不拘细行琐德，但治学不敢失尺寸，见人持论不合古义，即瞪目而视，不与对方交谈。此一时期，黄侃致力于对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等传统进行系统性总结，以训诂为中心带动文献词义学的进步，同时于训诂实践卓有成绩。因其学识广博，在金陵名声大噪，远近求学之士，不绝于门。1935年10月8日，黄侃因饮酒过度，患胃溃疡失血过多，病逝于南京，时年49岁。

黄侃平生最疾学者慕浮名而弃实学，迟迟不轻著书，由于早逝，故其鸿篇巨著未及撰成。所治文字、声韵、训诂之学，多有创见，自成一家。所治经学，以汉注、唐疏为主，然亦不慢宋儒，尝言《四书集注》文字精洁，迥非清儒所能及。他以音韵、文字作为训

前

言

诂之工具,使三者成为不可分割之整体。尤其是对《说文》研究,极为精湛,写心得批语达数十万言;对历代名家诗、文、词,如《文选》、杜诗、李义山诗、北宋诸家词均有深入研究;对古代散文、骈体、古近体诗、词均亦颇擅长。其重要著述有《音略》、《说文略说》、《尔雅略说》、《集韵声类表》、《文心雕龙札记》、《日知录校记》、《黄侃论学杂著》等数十种。我们编选的这本《黄侃经典文存》,是从他的一些主要著述中精选出来的,偏重于训诂、经学等方面,它可以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。

编者于暨南大学

目 录

《文心雕龙》札记

目

录

题辞及略例/3

原道第一/5

征圣第二/12

宗经第三/15

正纬第四/18

辨骚第五/22

明诗第六/25

乐府第七/32

诠赋第八/56

颂赞第九/67

议对第二十四/71

书记第二十五/77

神思第二十六/87

- 体性第二十七/90
风骨第二十八/94
通变第二十九/97
定势第三十/102
情采第三十一/105
熔裁第三十二/107
声律第三十三/110
章句第三十四/119
丽辞第三十五/151
比兴第三十六/160
夸饰第三十七/164
事类第三十八/174
练字第三十九/177
隐秀第四十/182
指瑕第四十一/185
养气第四十二/189
附会第四十三/191
总术第四十四/194
序志第五十/202
附录：物色第四十六/206

说文略说

- 论文字初起之时代/219
论文字制造之先后/221

论六书起源及次第/223	
论变易孳乳二大例上/225	
论变易孳乳二大例下/227	
论俗书滋多之故/229	
论六书条例为中国一切字所同循 不仅施于说文/231	
论字体之分类/233	
论字书编制递变一/235	
论字书编制递变二/237	
论字书编制递变三/239	
论字书编制递变四/241	
论字书编制递变五/243	
论说文所依据上/245	
论说文所依据中/247	
论说文所依据下/250	
论自汉迄宋为说文之学者/256	
礼学略说/265	
汉唐玄学论/292	
春秋名字解诂补谊/297	
释侠/303	
黄侃生平及著作年表/306	

《文心雕龙》札记^①

^① 该著 1927 年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。

题辞及略例

论文之书，鲜有专籍。自桓谭《新论》、王充《论衡》，杂论篇章。继此以降，作者间出，然文或湮阙，有如《流别》、《翰林》之类；语或简括，有如《典论》、《文赋》之侔。其敷陈详核，征证丰多，枝叶扶疏，原流粲然者，惟刘氏《文心》一书耳。虽所引之文，今或亡佚，而三隅之反，政在达材。自唐而下，文人踵多，论文者至有标隼门法，自成部区，然训察其善言，无不本之故记。文气、文格、文德诸端，盖皆老生之常谈，而非一家之眇论。若其悟解殊术，持测异方，虽百喙争鸣，而要归无二。世人忽远而崇近，遗实而取名，则夫阳刚阴柔之说，起承转合之谈，吾侪所以为难循，而或者方矜为胜义。夫饮食之道，求其可口，是故咸酸大苦，味异而皆容于舌脰；文章之嗜好，亦类是矣，何必尽同？今为讲说计，自宜依用刘氏成书，加之诠释；引申触类，既任学者之自为，曲畅旁推，亦缘版业而散见。如谓刘氏去今已远，不足诵说，则如刘子玄《史通》以后，亦罕嗣音，论史法者，未闻度阁其作；故知滞于迹者，无向而不滞，通于理者，靡适而不通。自愧迂谨，不敢肆为论文之言，用是依旁旧文，聊资启发，虽无卓尔之美，庶以免戾为贤。若夫补苴罅漏，张皇幽眇，是在吾党之有志者矣。

《文心》旧有黄注，其书大抵成于宾客之手，故纰缪弘多，所引

书往往为今世所无,展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,此是大病。今于黄注遗脱处偶加补苴,亦不能一一征举也。

瑞安孙君《札迻》有校《文心》之语,并皆精美,兹悉取以入录。

今人李详审言,有《黄注补正》,时有善言,间或疏漏,兹亦采取而别白之。

《序志》篇云:选文以定篇。然则诸篇所举旧文,悉是彦和所取以为程式者,惜多有残佚,今凡可见者,并皆缮录,以备稽考。惟除《楚辞》、《文选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所载,其未举篇名,但举人名者,亦择其佳篇,随宜迻写。若有彦和所不载,而私意以为可作楷范者,偶为抄撮,以便讲说,非敢谓愚所去取尽当也。

原道第一

原道 《序志》篇云：《文心》之作也，本乎道。案彦和之意，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，故篇中数言自然，一则曰：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再则曰：夫岂外饰，盖自然耳。三则曰：谁其尸之，亦神理而已。寻绎其旨，甚为平易。盖人有思心，即有言语，既有言语，即有文章，言语以表思心，文章以代言语，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，所谓道者，如此而已。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。详淮南王书有《原道》篇，高诱注曰：原，本也。本道根真，包裹天地，以历万物，故曰《原道》，用以题篇。此则道者，犹佛说之“如”，其运无乎不在，万物之情，人伦之传，孰非道之所寄乎？《韩非子·解老》篇曰：道者，万物之所然也，万理之所稽也。理者，成物之文也；道者，万物之所以成也。道，公相。理，私相。故曰：道，理之者也。物有理，不可以相薄。物有理不可以相薄，故理之为物之制。万物各异理，而道尽稽万物之理，故不得不化。不得不化，故无常操。无常操，是以死生气禀焉，万智斟酌焉，万事废兴焉。《庄子·天下》篇曰：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？曰：无乎不在。案庄韩之言道，犹言万物之所由然。文章之成，亦由自然，故韩子又言圣人得之以成文章。韩子之言，正彦和所祖也。道者，玄名也，非著名也，玄名故通于万理。而庄子且言道在矢溺。今日文

以载道，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？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？如前之说，本文章之公理，无庸标揭以自殊于人；如后之说，则亦道其所道而已，文章之事，不如此狭隘也。夫堪輿之内，号物之数曰万，其条理纷纭，人鬓蚕丝，犹将不足仿佛，今置一理以为道，而曰文非此不可作，非独昧于语言之本，其亦胶滞而罕通矣。察其表则为谰言，察其里初无胜义，使文章之事，愈脩愈削，浸成为一种枯槁之形，而世之为文者，亦不复探究学术，研寻真知，而惟此窳言之尚，然则阶之厉者，非文以载道之说而又谁乎？通儒顾宁人生平笃信文以载道之言，至不肯为李二曲之母作志，斯则矫枉之过，而非通方之谈，后来君子，庶无訾焉。

俯察含章 《易·上经·坤六三爻辞》：含章可贞。王弼说为含美而可正，是以美释章。

草木贲华 《易·释文》引傅氏云：贲，古斑字，文章皃。王肃符文反。此类隔切，音如虎贲之贲。云：有文饰黄白皃。

和若球铉 《书·皋陶谟》曰：戛击鸣球。球，玉磬也。铉，《说文》曰：钟声。《广韵》作铉，云大钟，户盲切。

形立则章成矣，声发则文生矣 故知文章之事，以声采为本。彦和之意，盖谓声采由自然生，其雕琢过甚者，则浸失其本，故宜绝之，非有专隆朴质之语。

肇自太极 《易·系辞上》韩注曰：太极者，无称之称，不可得而名，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。据韩义，则所谓形气未分以前为太极，而众理之归，言思俱断，亦曰太极，非陈抟半明半昧之太极图。

乾坤两位，独制文言，言之文也，天地之心哉 《周易音义》曰：文言，文饰卦下之言也。《正义》引庄氏曰：文谓文饰，以乾坤德大，故皆文饰以为文言。案此二说与彦和意正同。仪征阮君因以推衍为《文言说》，而本师章氏非之。今并陈二说于后。

决之以己意。

文言说 （掇经室三集）二

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，往往铸金刻石，始传久远；其著之简策者，亦有漆书刀削之劳，非如今人下笔千言，言事甚易也。许氏《说文》：直言曰言，论难曰语；《左传》曰：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；此何也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，以口舌传事者多，以目治事者少，以口耳治事者多。故同为一言，转相告语，必有愆误，原注：《说文》：言从口从辛。辛，愆也。是必寡其词，协其音，以文其言，使人易于记诵，无能增改；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，案此语误。始能达意，始能行远。此孔子于《易》所以著《文言》之篇也。古人歌诗箴铭谚语，凡有韵之文，皆此道也。谨案：音韵与言语并兴，而文字尚在其后。《尔雅·释训》主于训蒙，子子孙孙以下，用韵者三十二条，亦此道也。案陈伯弢先生谓：训即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之道，讽诵言语之道，又即道盛德至善之道，此义真精确无伦。孔子于乾坤之言，自名曰文，此千古文章之祖也。为文章者，不务协音以成韵，修词以达远，使人易诵易记，而惟以单行之语，纵横恣肆，动辄千言万字，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，论难之语，非言之有文者也，案此数言可证阮君此文实具救弊之苦心，惟古人言语亦有音节，亦须润色修饰，故大司乐称以乐语教言语，而仲尼亦曰：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也。非孔子之所谓文也。《文言》数百字，几于句句用韵。孔子于此，发明乾坤之蕴，诠释四德之名，几费修辞之意，冀达意外之言。原注：《说文》曰：词，意内言外也。盖词亦言也，非文也。修辞立其诚。《说文》曰：修，饰也，词之饰者，乃得为文，不得以词即文也。案此语亦稍误。言语有修饰，文章亦有修饰，而皆称之文。言曰文，其修饰者，虽言亦文；其不修饰者，虽名曰文，而实非文也。要使远近易诵，古今易传，